

從俄共人事調整看俄共政治局鬥爭 關素質

一 俄共中央人事調整

(一)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選舉新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尤·弗·安德羅波夫升為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解除尤·弗·安德羅波夫俄共中央書記之職務（見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共真理報公佈俄共中央六月中央全會決議）。

(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俄共中央全會決定免除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尼·格·葉哥里契夫之職務，同時莫斯科市黨部召開市黨部委員會全體會議，迅速通過解除葉哥里契夫之職務，並選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V·V·格里辛(Grishin)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見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報公佈）；同時葉哥里契夫降任蘇俄部長會議「建築道路及公用事業機器製造部副部長」（見莫斯科美聯社七月五日電）。

(三)據莫斯科路透社七月十一日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謝列平已被任命為「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接替V·V·格里辛之職務。

二 布魯集團爭奪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之權力

俄共黨的傳統，誰能掌握莫斯科市黨部之權力，誰就有可能獲得俄共中央第一書記（現稱總書記）之機會，過去黑魯曉夫曾在莫斯科省市有十二年黨務工作歷史關係（註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三月担任俄共中央書記兼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即正式獲得俄共中央

第一書記之權力。

(一)莫斯科市黨部之重要性：莫斯科市是蘇俄黨、政、軍、經、工業、文教之中心，莫斯科市現共有六百四十六萬四千人（一九六六年一月調查數字），全市共有七十三萬共產黨員（一九六六年四月俄共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報告），全市共有七十三所高等教育（全蘇共有七五六所高等教育），有一三三所中等專科學校，蘇俄科學院約有十所最大研究機構設於莫斯科，因此蘇俄黨、政、軍、經等重要頭目及重要幹部大部份集中在莫斯科市黨部領導之下。

(二)史達林死後歷屆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政治背景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 米哈依洛夫(N. A. Mikhailov)屬於史達林集團份子。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 福爾芝娃(Y. K. Furtsava)屬於黑魯曉夫份子。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 烏斯季諾夫(V. I. Vstinov)屬於黑魯曉夫份子。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 達米契夫(P. N. Demichev)莫斯科省市黨幹。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七年六月 葉哥里契夫(N. G. Yegorychev)，其背景如下：

○尼·格·葉哥里契夫，俄羅斯人，現年四十七歲（一九二〇年生），一九四二年入黨，一九五一年在莫斯科巴烏曼高級技術學校（該校於一八三二年設立，內有研究所博士班，為莫斯科著名理工學院）畢業（註二），一九四一

年至一九四六年參加蘇軍，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曾任莫斯科巴烏曼區黨部書記，第二書記及第一書記，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調升俄共中央委員會機關中工作，一九六一年升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二書記，一九六二年升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

○葉哥里契夫於一九六一年升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二書記，同年俄共第十二屆代表大會即被選為俄共中委，一九六二年自升任第一書記後，政治地位更加重要，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黑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彼為團員之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俄共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上講話，（彼列為第一名，第二名是烏克蘭中央第一書記）「指責黨內個人崇拜妨礙蘇俄前進，應堅決從本黨內打出去，永遠不許他們回來。」俄共中央第一書記改為「總書記」，由葉哥里契夫在大會上提出，顯示彼之政治地位之重要。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市慶祝列寧九六週年生日，葉哥里契夫在克里姆林宮慶祝大會上，譴責蘇俄官僚主義病態之嚴重。彼從莫斯科巴烏曼區黨部書記開始升到市黨部第一書記共計已有十三年黨務工作歷史，彼為技術專家出身之黨幹，且代表俄共黨內強硬派。

三 V·V· 格里辛升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之背景

○格里辛過去在莫斯科市担任地方黨政工作已有十九年之歷史（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六年）。

○格里辛在史達林未死前，以莫斯科市黨部第二書記之政治地位，於一九五二年俄共第十九屆黨代表大會已被選為俄共中委，表示獲得史達林集團之支持。

○一九五四年俄共中央第一書記黑魯曉夫更動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米哈依洛夫（史達林派份子，史達林時期主管共青团中央）時，未提升已有十九年莫斯科黨政工作經驗之格里辛（此時格里辛正担任莫斯科市黨部第二書記二年）升為第一書記，反而提升工作經驗與黨的歷史均不如格里辛之福爾芝娃（莫斯科女黨幹）升為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引起格里辛之失望和不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俄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黑魯曉夫等調整

從俄共人事調整看俄共政治局鬥爭

中央人事，清算史達林，三月十六日格里辛參加反史運動，乃升為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前任主席為布黨職工會元老什維爾尼克）。自格里辛担任全蘇職工會主席以來，會員發展到五千六百萬（一九六〇年人數），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俄共中央全會升格里辛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兼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四 政治局委員謝列平權力被削減之原因

謝列平(А.Н.Шелепин)是俄共黨內代表年青一代的新生力量，俄共第十九屆黨的代表大會（一九五二年史達林末期）已被選為中委，過去担任共青团工作十八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三年，以及全蘇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三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黑魯曉夫被迫下台，同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因謝列平倒黑有功，乃升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謝列平未經候補委員階段，而直升為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在俄共人事升遷上甚為突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改組黨政監察委員會為「人民監察委員會」，同年十二月九日蘇俄最高蘇維埃會議免除謝列平部長會議副主席暨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之職務，改由黨政監察委員會副主席科瓦諾夫(Р.В.Кованов)升為「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一年後，精明而有政治野心之謝列平在政治上遭遇到第一次打擊。

近年來謝列平代表政治局執行外交任務，曾先後率領黨政代表團訪問阿聯、外蒙、北韓、北越及匪僞北平等亞非地區，結果匪俄關係更趨惡化，蘇俄支援阿聯失敗，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俄共中央十二月全會檢討對毛匪工作，一九六七年六月俄共中央全會檢討中東問題，謝列平可能遭受到俄共中央委員會中保守派（註三）中委之譴責。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謝列平之左右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賽米查斯尼尼被免職，黜為烏克蘭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謝列平在俄共中央權力鬥爭，再一次遭受到重大的打擊。

據本年七月十一日莫斯科美聯社電，謝列平已被任命為「全蘇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職工會是俄共黨的外圍機構，以現任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之謝列平出任此職，顯出政治地位已降低，且謝列平從掌握黨團與特工而降任職工會工作，謝之政治局委員及俄共中央書記之地位將發生動搖。

五 新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尤·弗·安德羅波夫再升為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之意義

○本年五月十八日布魯以俄共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升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前任主席賽米查斯尼尼僅是俄共中委地位）表示蘇俄特務權力已提高。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俄共中央全會再提升新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為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俄特務權力將來可能恢復到史達林時代之權力（在史達林時代，貝利亞以政治局委員之地位主持蘇俄特務）。

新特務頭目安德羅波夫升為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其意義有三：①使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權監視黨與蘇俄政府機關。②使俄共黨各級重要幹部，加速支持與擁護俄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③安德羅波夫於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列寧九十四週年生辰曾經担任理論性的報告「列寧主義照耀我們的道路」，表示未來新特務頭子將發揮力量。

六、今後政治局內鬥爭動向

一、俄共集體領導遲早終將形成中央集權，形成獨裁者的統治局面，使布魯總書記之權力集中，因此俄共政治局委員中非布里茲涅夫系統的委員終將被排除。

二、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其代表派系及集團背景之不同（如政治局委員馬祖洛夫代表白俄羅斯黨的勢力，謝列斯托代表烏克蘭黨的組織，謝列平代表年青一代），而發生權力鬥爭。

三、布里茲涅夫及柯錫金，目前喜歡任用史達林末期俄共第十九屆代表大會（一九五二年）已露頭角（已被選為中委及候補中委之地位）之黨幹，在史達林二個政治集團中已有相當政治地位在政治上較成熟的人物，但又非史達林及黑魯曉夫之親信，如最近提升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及新任命之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格里辛均屬此類人物。當年黑魯曉夫時期（標榜起用新人）所起用的一批鋒銳太露，對事過激、衝動、冒險的年青領導者將被調職和受壓制。

四、俄軍在蘇俄黨政體系中担负着雙重的角色，除了作為外交政策之武器——保衛政權，抗禦外侮外，同時亦是政治局內權力鬥爭之工具（一九五三年俄軍整肅貝利亞，一九五七年黑魯曉夫借朱可夫元帥之勢力整肅馬莫史達

林派頭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布柯等聯合迫黑魯曉夫下台，前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支持反黑），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防部長馬魔去世，布魯在政治局中提名俄共中央書記（國防工業專家）達佛烏斯蒂諾夫升為國防部長，遭遇到蘇俄軍人反對，結果延遲八日仍發表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格列奇柯元帥出任。

五、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對下列問題會發生爭執：○中東危機問題：一九六七年六月俄共中央全會上，俄共中央保守派與強硬派發生鬥爭。○經費分配問題：應在一九六六年公佈的新五年計劃迄今尚未公佈，因重工業、農業、太空發展、國防經費等分配迄今猶未決定，足見內部意見分歧。○史達林功過問題之爭論。

註一：見一九六二年俄文年鑑六二〇頁。註二：見俄文百科全書第六卷。註三：見問題與研究月刊第六卷第八、九期「誰掌握蘇俄地方政權」

——上接第40頁——功，有過一段高漲時期，但進入二〇〇年代就開始下火了；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由於第二次大戰結束，蘇俄在歐亞建立了附庸集團，以前被希特勒征服的國家內，也有不少共黨，因而又有一個高潮時期，但進入五〇年代，除了亞洲出現一個北越、美洲出現一個古巴外，就總的趨勢言，共產主義運動正趨向下坡。至於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在上升，而是在沒落，這就是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的時代背景。

不過，共黨的「革命」，不單純依靠其黨員進行，也并非直接以共產主義為號召，而當前國際共黨的鬥爭策略，是更隱蔽、更加偽裝和多樣化了，那倒是值得注意的事。

註一：一九六五年六月五日「真理報」。註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南華早報」載十四日美聯社電訊（其資料來源係國務院調查報告）。註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美聯社特稿。註四：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由一次黨代表會到另一次黨代表會」第五篇。註五：原為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後收入「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黑魯曉夫下台後，該書又擬議重刊。註六：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深夜至二十五日清晨，黑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大會中祕密演說。註七：木下廣居著「蘇維埃政治史話」一九一頁，及國防研究院印行之「蘇俄簡明百科全書」：「大整肅」條。三二頁。註八：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日本「每日新聞」載京都大學教授猪木正道作「中蘇革命獨裁之比較」。註九：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蘇俄「和平與進步廣播站」談話：「用數字表示的所謂文化革命」。註一〇：戴潮聲譯利却·克特欽編著「甚麼是共產主義」。明華書局版。註一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其內容係以當時北平出現的傳單為根據。註一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共同通信社」北平電。